



居家花草小记

戴蓉

上个月初,复旦园里的白玉兰还没什么动静。盼花心切的我,从云南网购了玉兰花枝。那些旁逸斜出的枝条足有半人多高,枝上缀满浅褐色、状如毛笔尖的小花苞。按店主的嘱咐,把花浸入家里最深的桶里醒了半天,定时换水、喷水、剪枝,期待花蕾能鼓胀起来,挣脱苞片的禁锢,开成了莹白的花朵来。明人程羽文《花月令》记载的农历二月花事有“玉兰解”一项,简简单单一个“解”字,却让人感觉神采飞动。然而也许是上海的气温太低,这一把玉兰最终没有开花。向店主询问是否我养花的方法不当,人家二话没说,立刻表示给我免费换一种。“给你一束澳梅吧,好养,花期也长。”不用提售后,免除选择困难症和不必要的纠结,真算得上这个多事的春天里柳暗花明的好事。随后快递来的澳梅颇长秀美,隔天便陆续开出粉白的小花来。我没有想到,后来它抖擞着开了几个星期,成了不方便出门的日子里一直陪伴我的桌上花。

没等到校园里的樱花开放,学校就启动了准封闭管理模式。好在驻守校园的同事和学生,不时通过朋友圈“直播”花讯,从最初的含苞,到半开、盛开。也许是活动范围小了,杂事也少了,他们比往年更珍惜花草和春光。暂时无法去户外看花的我,天好时便趴在阳台的窗台上观察盆花。茉莉花的老枝上爆出了芝麻大的新芽。鸭跖草一天比一天高,这种夏日里会开出碧蓝花朵的野花,第一年是从路边采来扦插的,隔年落在花盆里的种子就自己出了苗,而且紧密得必须下狠心疏苗。迷迭香的新叶让我有点怅然,心想要是早点剪下几枝给友人,他最近就可以撒在牛排上增加一点绿意和芳香了。他说牛排是他围得最多、最实用的优质蛋白。花架角落的空花盆闲置可惜,便把崇明农场里买来的小葱,选了根须长的种了下去。这些植物留下的生活印记,相当符合我自己定下的看似简单,有时又相当奢侈的“桌上有花、碗里有菜”的生活准则。

知道我爱花,有人给我发来一组杂志图片,每一张都是一个女子抱着花束。那些菊花、绣球花、玫瑰、剑兰尺寸相当惊人,几乎把人的上半身都淹没。如果捧着别的东西,这么大不免狼狽,但因为是花,却显得相当雍容,人是可以去花下寻求庇荫的。给北京的朋友寄了我的新书,她拍了一张书里的插图,问我那片蓝紫色的草花叫什么名字。“阿拉伯婆婆纳。”几天后她就发来了野地上的阿拉伯婆婆纳照片。我请她代我向那些小花致意。

今春的上海,在花店停业前买到花的人是幸运的。倘若没有花,在阳台上遥望窗外的树也是一种退守和坚韧。“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”,这句话值得好好吟味。

疫情就是命令,54岁的东哥已连续五天没回家了。自奉贤区全域封控以来,作为金海街道服务办工作人员,他奔忙于街道北片区的街巷楼宇,为足不出户的居民群众配送牛奶和蔬菜。

3月31日晚,东哥在办公室扒拉完一客盒饭,翻开折叠床躺下,闻了闻发臭的内衣嘀咕道:“要能回家洗个澡就好喽。”话音未落,领导又来电话:“东哥,有紧急任务,大丰农场配送的16车集装箱200多吨蔬菜快要到了,为确保新鲜,必须连夜完成卸货,明天一早分发给社区居民,你通知第一组成员,马上到金水和苑小区门口待命。”

东哥在第一组的9个男将中年龄最长,小马最小,25岁。如雾春雨拂在人的脸上,如少女的发梢,令他们睁不开眼,朦胧间更增几分睡意。晚上9时许,一辆集装箱卡车到达金水和苑的大门口,司机跳下车,与东哥他们始终保持着十余米的距离:“你们点一下数吧,共700袋,每袋30斤。抓紧卸吧。”小马嘀咕一句:“天呢,这么多蔬菜,要卸到猴年马月呀?”徐建峰白小马一眼说:“少说没用

曾有年长的老师告诉我,他专注于老日记本(笔记本)的收藏,因为从一般的书摊上即可方便地买到封皮好看的老日记本;但信件方面的收藏者,总归是少多了,就算不乏收藏(手稿类)文献时顺带收藏的意味,大部分也往往专注于这些通讯是否出自名人之手,以及是否意义与价值非凡。

至于较为普通的民间邮件(它们可能太过寻常了),遍历千帆的收藏家们总视而不见。但笔者近年开始收藏信件,并设法有统一标准——即未必要书面上佳才行,也未必一定出自行业名家或翘楚,它们可能仅仅具有某个时代特征或某些社会事件的意义,或者,只是记录了一个家庭的聚散离合,或一个人的某一段生命。

转眼就到了微信和互联网的时代,重又开启旧巴巴的老信件,好像对我们的意义不大。不过,对习惯以手机为工具的现代人而言,纸张之上的一笔一画,都比今天发个消息或回个语音要郑重与可爱得多,简而言之,能体会到有一种“信念”注入其中,从笔端流入信纸的纤维。笔者所收藏的信件来源复杂,国别不同,所用语言又不同,如将信纸与装饰的风格(例如明信片



式样的小信笺)纳入考虑的话,又提供了一份不错的审美与思考之新途。

哲人福柯曾经认为“私人信件可能会有个署名,但无作者;一纸合同也可能会有个签约方,但无作者;同样,贴在墙上的一幅无名招贴也可能会有个写作者,但他算不上一位作者。”只因在他的理解中,所谓“作者名字”之功用,即是能把一批文本归到一组,从而把它和其他文本区分开来,以便在文本和名字之间建立起同源互释的关系。

这么解释固然很好,然而普通信件的作者正因为那种陌生感,才有独到的魅力,不是吗?话语(或者说文字)在充分的流动途中,有了种种的用途,而这些芸芸众生的作者们,因身份、社会层次与年代背景相异,信里随之而来的立意和情怀也就自然不同,土农工商,感兴趣的阅者各取所需;在过去西方的图书馆里有时会设有专项“信件区”,抑或:作为一种辅助资料,信件被存放在所谓的“特藏部”而非阅览部。

纵览这些纸质载体时,我们

日照方寸林有墨,堂织光阴笔生兰。初识林昉是在建国西路一栋被绿荫掩映的建筑中,我们第一次见面便聊起她窗台上白色的蝴蝶兰,她给我冲了一杯咖啡,给每一片兰花叶子轻轻擦拭,聊到有趣之处,就抬起头看我下,眸子里是初秋的明亮。林昉告诉我兰花少有香气,却是她最爱的花。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的书画造诣和她书画世家的故事,林昉与兰的渊源,亦源于家传。

午后长时间地趴在窗台上,观察一盆兰花或者净植在阳光下的轮廓,叶边的翻卷,内外侧的不同,捕捉她往上生长的无形的力量,然后在白色的宣纸上一笔一笔将它画出来,这是林昉的外婆——书画家熊赛英教给童年林昉打开世界的日常。很小的时候,林昉就惊叹于白而虚无的宣纸的神奇,它可以装得下整个世界。外婆

信念与信件

詹湛

那或许比今日每一种数据都置于“云上”,乃至VR或“元宇宙”里更具一些古老的信仰。

信件里颇值得考察的地方很多,一般而言,越靠近艺术学科的范畴,越呈现出优美的趣味,例如大画家约翰·罗斯金从1840年6月17日的牛津寄出了一封讲述自己生活日常的小信。当时,他正在意大利研习拉斐尔,也随着透纳学画,他在信里“唠叨”着自己的每天任务,除了化学与解剖鱼标本与弄清楚微观植物的结构之外,每天都要阅读塔索和柏拉,当然也包括了向好友抱怨法语和希腊语有多难学!

信件间的另一些经典,与那些“有作者的”书籍文体间的距离开始淡化。它们大多不盘旋于己身,而愿意刻画出一个社会阶段里存在、流通和运作的特征,诸如深刻与博学兼具的《傅雷家书》或是钱穆在1940年前后从昆明西南联大寄出的“烽火”家信——南来北往,它们都是令人不忍释卷的苍茫画卷;又如,《管锥篇》中尤为中意的通信之一,

是意大利大文豪维科在1725年年底致格拉多·德利·安吉利的信里,思辨着那时意大利的文学和地理学成就,又睿智地谈到大诗人但丁、彼得拉克或阿利奥斯托的诗歌艺术该如何与指南针、带帆帆的船,乃至于刚刚迈出显著步伐的草药医学完美共存;近两百年之后的欧洲风云激荡,同为意大利人的葛兰西也写信,他在艰苦条件下为现代思想史梳理出了名作《狱中来信》(也被译作《狱中书简》),对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影响,大约仅有二十世纪初的同胞克罗齐能相媲美。

最后,或可举出一个关于“信件”之信念的有趣例子。那是一位“最爱写信的虚构人物”——贝娄笔下的摩西·赫索格。涉及大都市孤独的知识分子的小说历来不少,但常是现实主义的,唯独《赫索格》能将意象凝聚成独立的画面,仿佛期待读者努力跟上人物的步履,去体验悲怆和欣喜,“他整天给天底下的人写信……随身必定带着一只装满信件的手提旅行箱。”但最令人想不通的是,热爱写信的赫索格并非信念之子,反而常常处在意识流的真空状态。可是,恰恰就是贝娄这种宏伟的写作尝试,迷倒了好几代读者群呢。

昉的外公杨光辉擅书法,其清秀有骨的书法造诣和文学功底对于林昉影响深远,外公外婆对于林昉在书画和书法的面授和亲传,是林昉艺术历程的启蒙,使林昉如孜孜以求的蕙兰,沐光而长。

凭兰事

吴斐儿

林昉的太外公熊松泉与张大千及其二哥张善子不是莫逆之交,同是大凤堂门人,熊松泉非常赏识彼时年轻的张大千,彼此切磋、情谊颇深,成为业内佳话。当时张大千和张善子连通的画室——马当路西城里17号,是太外公经常带女儿熊赛英去的地方,现今听来如雷贯耳的中国书画大家,当时都是看着熊赛英长大的和葛的叔叔阿姨。熊赛英承悉父亲熊松泉中国画的亲传亲授,主张“师法自然”,主张在

熟悉的世界里寻找不同的切入点,按照熊赛英推崇的说法,书画对象的“似与不似”之间的分寸,就是一个书画者需要拿捏的尺度,这种尺度是教不了的,必须师从大自然是,于主观感悟和顿,于主观感情和意向表达之间取得最佳的平衡,不仅需要训练,更需要岁月的打磨和灵性世界的打开。因此以通透的眼光看待世界每一项事物,然后用线条、笔触把它的气韵、神采再现出来,是生活中一桩美事,也是日常。如今这样的“美事”,办成了林昉的日常。林昉画室的上方,刻有一块匾额,书有“凭兰室”(“室”亦曰“事”),有凭栏观四季,笔下书乾坤之意。

2016年,林昉拜谒吴昌硕先生的曾孙吴超学习篆书,因长期致力于治画,作品崭露头角,参加多次大型书画展进入公众视野。林昉勤于埋头钻研隶书、篆书之精妙和深阔,浸润颇深。以一叶带出整个春天,是书画在静默中最大的生趣和力量,一叶知秋,一花一菩提。多年来林昉研习植物人物兼工带写,画作上更凸显“在场”的四季和心绪,意蕴气息愈加生动,渐入佳境。

每当凭兰对诗画,林昉总是感慨画堂书案的林林总总伴随了她的半生,人生取舍,日常盼顾,总是因着心中永盛的兰花,而显得清幽宁静,简单丰沛。林昉想起太外公熊松泉笔下的走兽矫健腾云,又想起吴昌硕的名言“住山不记年,看云即是仙”,两厢如高山流水,沁润关照,笔走游龙,心怀若谷。独立幽兰在山中涧边,朝迎晨露晚沐鼓声,静自葳蕤、亭亭净植,如此清清爽爽、安安静静。

追逐



追逐 齐铁偕 诗书画

金子般的光阴一鞭而去/那匹幻想之马至今还未追上

的,上吧!”徐建峰45岁,潮湿的雨让他安着钢板的腿又酸疼起来,他用牙缝吸了口冷气,跳着脚来到车尾,艰难地爬到五米多高的菜堆顶上,成为这组接力小队的排头兵。

9个人与50吨蔬菜

李新章

开工前,东哥提醒大伙说:“现在,蔬菜特别金贵,大家手脚轻点,别损坏了这些宝贝。”卸货过程中,这些五大三粗的汉子,将一个长得饱满的蛇皮袋子,像抱婴孩一样地抱在怀中,小心翼翼地传递着,接力着……雨停了,风更大更冷了,他们却干得全身是汗。整整两个小时,他们的传递从没中断,直到将车上堆成小山的700袋蔬菜,十袋一组,完好无损地排列在小区门口边上的空地上,将700个睡得香甜的“婴儿”毫发无损地交接到居委会干部的手里后,才放心离去。

抵达下一站——金水璟苑时,已是子夜。此时,他们身上的汗水已收,汗

湿的内衣冰冷地贴在每个人的胸背。冷风袭来,他们个个都打着寒战。又一辆集装箱卡车停在小区门口,又一轮700个蛇皮袋的接力赛即将鸣枪。东哥用手正了正口罩说:“来吧,兄弟们,赶

9个人与50吨蔬菜

李新章

快让身体热起来,不然会感冒的。”等干完第三站——金水丽苑门前的活后,卸空的卡车点响引擎,他们又饥又渴,一个个喘得像汽车的尾气,手上的这点力气,都抓不紧一个像样的拳头。东哥冲大伙说:“大家坐一会儿,休息十分钟。”发现地是湿的,更正道:“就靠墙歇会吧。”话音落下仅一分钟,就闻鼾声。小马用肘顶了顶东哥说:“徐建峰厉害,站着都能睡着。”组长屠欢说:“他是太累了。”

完成最后一个小区——金水佳苑第4批700袋蔬菜的卸货任务,已经是次日早上5点多了。东哥小组接力队,

像一条自行车链子一样,持续运转了整整一夜。

那一夜,9名机关男,共完成2800个蛇皮袋近50吨蔬菜的卸货任务。

那一夜,这9名机关男,用9双平时写报告画图纸打电脑的手,完成了2800次与居民群众亟待下锅的物资的深情拥抱,用心传递着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关怀。

那一夜,金海街道负责蔬菜卸货的4个小组40余名社区工作者,用连夜作战和努力拼搏,将200多吨新鲜蔬菜第一时间送到街道被疫情隔离着的千家万户。

采访结束时,白面书生小马对笔者说:“有几次,我真的干不动了,想一走了之。但是,没办法,我看见年纪最长的东哥,还有腿伤发作的徐建峰都在咬牙坚持,我看见所有的人都硬撑着,就像在战场上一样,不允许后退半步。”

十日谈

“疫”路有你

责编:吴南瑛

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很多人跟我們一样,是这场战“疫”的亲历者,同时更可能是参与者和守“沪”者。